



HHhH:

希姆莱的大脑是海德里希

Himmlers Hirn heisst Heydrich

(法) 劳伦·比奈 [著] 刘成富 张靖天 [译]

代号“类人猿”的秘密刺杀行动
目标是盖世太保头目海德里希
区两名伞兵能否完成暗杀并重创纳粹？

卡尔维诺的笔法 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拉锯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HHhH: 希姆莱的大脑是海德里希

Himmlers Hirn heisst Heydrich

(法) 劳伦·比奈 [著] 刘成富 张靖天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HHhH: 希姆莱的大脑是海德里希/(法)比奈
(Binet, L.)著;刘成富,张靖天译. —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2015

书名原文:HHhH

ISBN 978-7-208-12878-1

I. ①H... II. ①比... ②刘... ③张... III. ①长篇小
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4424 号

HHhH by LAURENT BINET

© Éditions Grasset & Fasquelle, 2010

Current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s International.

Paris 法国国际版权代理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Shanghai Century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mpany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出品人 柳 柳

责任编辑 任 柳

版式设计 赵 瑾

封面装帧

Topman
Design



五行人平面艺术设计

TEL 021-64750887



HHhH: 希姆莱的大脑是海德里希

(法)劳伦·比奈 著 刘成富 张靖天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shsjwr.com)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世纪文睿文化传播分公司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12.25

插 页 1

字 数 280 000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2878-1/1 · 1357

定 价 35.00 元

译序：真实与虚构的拉锯

劳伦·比奈1972年生于法国巴黎，曾经在斯洛伐克服过兵役，现执教于巴黎第八大学和巴黎第三大学，主讲现当代文学。2010年《HHhH》荣获龚古尔奖之后，他直言不讳地说道：“我只是希望在这个有着复杂表象并有可能折射出某种理性的传奇故事背后，安置一面没有贴上锡纸的镜子，让一段真实的历史得以再现。”比奈大胆挑战传统历史小说的极限，宣称自己的小说句句属实，绝无虚构。

一段无法尘封的悲惨记忆，一段荡气回肠的悲壮历史，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这确实是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二战期间那段兵荒马乱的特殊岁月，一场代号为“类人猿行动”的暗杀行动悄然地展开了……暗杀的目标正是纳粹德国党卫军二号人物、帝国保安部及盖世太保的总头目——海德里希。他集“金发野兽”、“布拉格屠夫”、“第三帝国最危险分子”等众多外号于一身。这个罪大恶极的杀人魔王——一手策划了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最终让600万犹太人在集中营惨遭屠杀；他是铁石心肠的冷血动物，就连他的同僚听到他的名字也会心惊胆战；他是助纣为虐的幕后真凶——纳粹内部人人皆知的“HHhH”，意即“希姆莱的大脑是海德里希”，而这也正是小说名称的由来。

1941年，正当纳粹德国的罪恶旋风般疯狂肆虐欧洲之际，捷克斯

洛伐克流亡政府从英伦派遣两名伞兵前往布拉格，秘密执行“类人猿行动”——暗杀海德里希。经过精心的策划和安排，1942年5月27日，刺杀行动在布拉格城郊展开了，历史长河中的这一瞬间被深深定格在人们的记忆中……

书中所有的人物都真真切切地存在过，所有的事件都实实在在地发生过。作者耗费了大量心血收集资料、考证史实，惟妙惟肖地还原了每一个惊心动魄的细节，这一切努力就是为了排除“虚构”的情节。劳伦·比奈试图打破传统历史小说的桎梏，在“虚构”和“史实”之间开辟出一条全新的创作道路。

《HHhH》是一部历史小说，但真正吸引读者眼球的，是作者所采用的“一切基于史实”的写作方式。长期以来，历史小说的作者在“真实性”与“创造性”之间苦苦挣扎，尤其是写二战题材的作品。倘若小说完全基于史实，未免太过干瘪，枯燥乏味，活像一部历史传记或教科书；倘若作者天马行空，尽情挥洒，又难免会偏离历史。因此，对历史素材进行合理的加工，也就成了作者必须面对的一大挑战。历史的片断常常是冰冷的，毫无感情色彩，小说家必须在冷冰冰的历史片断中注入自己的情感，添加新颖的元素，要让读者耳目一新，深受震撼。在“真实性”与“创造性”之间构建平衡实属不易。

但是，比奈勇敢地挑战了历史小说的极限，将看似对立的矛盾完美和谐地统一在一起。

小说分两条线，明线讲述了作者写作时的种种经历与心路历程；暗线则向读者呈现了历史事件，恢复了历史的原貌。这两条线相互交织，让读者不断地穿越时空。在客观的历史事件中，劳伦·比奈加入了自己对于历史人物以及小说创作的独到见解，以史学家、小说家与评论家的三重身份对该小说进行了戏剧性的创作。作者还对其中具有虚构成分的元素进行阐释，表明自己的立场，史学家身上近乎“吹毛求疵”的严谨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在不同的“身份”之间来回转换，时而作为一名历史的旁观者，把故事向读者娓娓道来；时而又仿佛卷入历史漩涡，深陷其中。他带着读者一次又一次地穿越时空……

在作品中，作者还多次表达了他发自内心的崇高敬意，既向参与“类人猿行动”的英雄，也向直接或间接帮助过他们的平民百姓。确实，长久以来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直潜藏着一种想向他们表达某种敬意的欲望和冲动，不仅如此，他对成千上万因遭受牵连而死于非命的人还带有强烈的“负罪感”。这种冲动最终演绎为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一部令人拍案叫绝的小说。他让每一个读者与他一起，偷偷地躲

在布拉格街区的那个弯道，凝神屏息，静静等待“类人猿行动”的到来……

二战的硝烟早已散尽，然而，请不要忘记——新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阴魂在当今世界还在到处游荡！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应当铭记历史，时刻保持警醒。2015年将是二战胜利70周年，衷心希望这部小说向世人再一次敲响警钟，同心同德，让那段惨绝人寰的历史不再重演。

刘成富 张靖天

2014年8月18日于南京

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分

历史之镜 / 01

“散文家的观点又一次破坏了历史的树状图，不过，为了让动物乖乖进入轻便的牢笼，这并非靠我们来出谋划策。”

——曼德斯坦《小说的结局》

第二部分

暗杀现场 / 303

“一则闹得人心惶惶的谣言从布拉格传来。”

——戈培尔的日记，1942年5月28日

第一部分 历史之镜

“散文家的观点又一次破坏了历史的树状图，不过，为了让动物乖乖进入轻便的牢笼，这并非靠我们来出谋划策。”

——曼德斯坦《小说的结局》

他叫加比希克，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他独自一人，躺在公寓内一张狭小的铁床上。他关上百叶窗，屋内一片漆黑。窗外传来一阵吱吱嘎嘎的轰鸣声，这轰鸣声是如此容易让人辨别，人们一听便知这是布拉格的电车发出的声响。而他呢，他是否听到过？他是否用心聆听过？想必会吧。我对布拉格了如指掌，因此我能想象得出这是几路电车（电车的线路编号现在也许发生了变化），也可以想象得出它的行驶路线，甚至我还可以想象得出在窗板后的某个地方，加比希克在那儿静卧着，聆听着，等待着，思索着。我们在布拉格，维舍哈斯卡街道和托伊齐卡街道的交汇处，18路电车（也有可能是22路）在植物园门前停了下来。现在，让我们回到1942年。在《笑忘录》这本书中，昆德拉暗示他以给人物取名感到羞愧，尽管这种羞愧感在他的小说中不易被察觉。像托马斯、塔米娜、特丽莎这样的名字在他的小说中随处可见。于是，我们便可以预感到的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有什么比给一个虚构的人物再随意杜撰一个名字更粗俗的呢？无谓地顾虑此举是否会影响到小说的真实性，或者仅仅是为了图个方便——这样已经算是不错的了。在我看来，昆德拉似乎可以更加直截了当：实际上，有什么事比虚构人物更粗俗的呢？

加比希克，他这个人确实是存在过的，并且当听到别人叫他这个名字时，他也确实会答应对方（不过并不是每次他都会应声）。他的故事既真实可信又不同寻常。在我看来，他和他的战友在人类的抗争史上勾画出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并且完全可以说他们在二战的抵抗运动中立下了头等战功，这一点无可争议。长久以来，在我

的内心深处一直潜藏着一种想向他表达某种敬意的欲望和冲动。而且，长久以来，经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着这样的画面且始终挥之不去——在那个窗板紧闭、窗户大开的小房间里，似乎总能看见他躺在这儿的模样，他凝神聆听着吱嘎作响的电车停在植物园的门前（至于电车来自何方？去向哪里？我不得而知）。但如果我把这个形象画在纸上，就如同我现在默默所做的一切，要让模糊的形象渐渐变得清晰，要让历史的真相逐步得到还原，我不能肯定我这样的举动是不是就是在向他表示那种敬意。我把他归为凡夫俗子之列，而把他的所作所为写进了文学作品，我这么做其实是侮辱了他，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可不想我这一辈子都受到这个形象的牵制和烦扰，至少，我也要尝试摆脱它的束缚。我仅仅是希望，在这个有着复杂的表象，并可能折射出某种理性的传奇故事背后，我将安置一面没有贴上锡纸的镜子，让一段真实的历史得以再现。

2

我已不能确切地记起父亲是何时开始第一次给我讲这个故事的了。但我能记起那天在我们的廉租房里，他就是在我的房间里讲了一些有关此事的关键词，这些字眼诸如“组织成员”、“捷克斯洛伐克”，或许还有“谋杀事件”，但他一定说了“消灭”以及“1942年”。我曾经在父亲的书架上找到一本名叫《盖世太保史》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是雅克·德拉律，于是我便开始阅读了几页。父亲见我拿着这本书，于是便走进来对我说了几句。他提到了党卫军的首领希姆莱，又提到了他的左膀右臂海德里希，他曾经是波西米亚-摩拉

维亚这个德国保护国的总督。接着，他又向我谈起了由伦敦派遣的捷克斯洛伐克突击队，以及这次暗杀事件。他并不清楚这次暗杀行动中的具体细节（无论如何，我都没有理由向他刨根问底，因为在我的想象中，在他那个年代，这种历史事件还未像如今这样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我能感觉得到，父亲谈及此事时总能流露出些许的兴奋，那是当父亲向我叙述起那些令他有所触动的事情时特有的神情（由于职业病的缘故，抑或是父亲的天性使然，他喜欢重复相同的事情，通常情况下他总是这样不厌其烦）。我并不认为这段历史引起了他本人的重视。当我最近与他谈到我想针对这个话题写一本书时，我仅仅觉察到他表现出一种礼貌性的好奇，却没有流露出任何特别的情感。不过，我知道这段历史一直令他着迷，尽管相对他而言，这段历史已经给我带来了更强烈的震撼。我着手写这本书也是为了让父亲明白：父亲的只言片语能够让一个懵懂少年的梦想开花并结果。在那个年代，父亲还不是历史老师，并且他的语言表达也不太得体，但他却知道如何绘声绘色地来讲述。

历史。

3

早在这两个国家分裂前，我还是一个孩子。由于捷克和斯洛伐克之间有网球对抗赛，于是从那时起我就已经能够将二者区分开。比方说，那时我已经知道伊万·兰度是捷克人，而米洛斯拉·梅齐是斯洛伐克人。如果说斯洛伐克的梅齐是个出类拔萃、富有天赋、亲切热情的选手的话，那么捷克的兰度则是个勤勤恳恳、热情不足、

令人生厌的选手。——但是无论如何，这都不会影响他在 270 周内一直蝉联世界第一，后来仅仅被彼得·山姆拉斯以 286 周的记录超越。同时，我从父亲那儿得知，在二战期间，斯洛伐克人曾与德国人合作，而捷克人则奋勇抵抗。面对这个世界令人惊异的复杂性，我那时的观察力还十分有限，因此，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的捷克人都是反抗军，而所有的斯洛伐克人都是亲德分子。我连一刻也没有想到，法国的情况正对这种模式提出了质疑：我们这些法国人中，难道不是既有抵抗者又有亲德分子吗？说真的，直到当我得知铁托是克罗地亚人的时候，才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克罗地亚人都与德国人勾结，甚至可以从这个角度说，并不是所有的塞尔维亚人都曾经奋勇抵抗。那时起，我才开始对战乱期间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形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他们一边是波西米亚-摩拉维亚，也就是现在的捷克，当初被德国人占领并被德意志帝国吞并，被扣上了并不令人羡慕的“保护国”的帽子，它被视为是德意志帝国领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另一边，则是斯洛伐克，它理论上是独立的，但却是纳粹的一个附庸国。当然，我们不能仅仅根据某种思维定势就此武断地给某类人贴上标签，或给某一个个体想当然地作出定论。

4

1996 年，我来到了布拉迪斯拉瓦，随后我在东斯洛伐克的一个军校当法文老师。到任之前，我先向大使馆的武官秘书打听我那被错送到伊斯坦布尔的行李的下落，然后就顺便问了有关暗杀的事。武官秘书是一个直率的军士长，他以前在捷克斯洛伐克专门负责电

话监听工作，在冷战快结束的时候，他就被调任到外交系统工作。就是他最先告诉了我有关此事的一些细节。首先，这次谋杀是由两个人共同策划的：一个捷克人和一个斯洛伐克人。当我得知在自己工作的国家中，还有人参与了这次行动时，我非常高兴（看来在斯洛伐克真的还有反抗分子）。关于谋杀行动的详细过程，我知道的并不多。我想，要算有的话，那仅仅只有一点：其中有个情节是加比希克的枪在朝向海德里希的汽车开火时出了故障，我也是到这时才得知在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海德里希其实是一直坐在汽车里的。但是，后面发生的事让我的好奇心蠢蠢欲动：这两名突击队员是如何与他们的战友躲在一个教堂里避难的，德国人又是如何试图在那儿将他们淹死的……多么离奇的故事啊。除此之外，我还想知道更多的细节，可军士长就只知道这么多了。

5

我到达斯洛伐克后没多久，邂逅了当地一位如花似玉的年轻女孩，我很快便坠入爱河不能自拔，我们俩共同度过了那激情四溢、海誓山盟的美好时光，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将近五年。正因为有了与她相处的这段经历，我才得以对此次暗杀事件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首先，我了解到暗杀事件有两个主角，一个是约瑟夫·加比希克，另一个是简·库比斯。加比希克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个斯洛伐克人，而库比斯则是捷克人。据说只要提到他俩的名字，当地人都会知道他们是来自哪里的。可以说，从事件发生的那一刻起，这两个人的名字或者说他们的命运，因为刺杀事件的缘故，就已经和这

片历史悠久的捷克斯洛伐克热土紧紧相连，密不可分！我刚刚提到的我的女友名字叫做奥蕾丽亚，她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对有关这两个人的故事有所耳闻。我想，像她这一代年轻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他们的童年时代应该都听说过这起著名的暗杀事件。而她本人也只知道整个事件的大致情形，并不比我认识的那位军士长知道得更多更详细。我花了两三年的时间才进一步证实了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猜测——事实上，这段历史远远比任何一部不可思议的传奇故事都要曲折离奇，并且扣人心弦。而这一点是我在偶然间才发现的。

那时我已经在布拉格的市中心为奥蕾丽亚租了一间公寓，这间公寓位于维斯哈德城堡和卡尔罗沃（卡尔斯广场）之间。从这个广场边经过的莱斯罗瓦街一直延伸到一条河边并与之交汇。在那儿我们便可以看见一座外围是玻璃幕墙的奇特大楼。由于这座大楼看上去像是在空中扭动着，所以捷克人把它叫做“跳舞的房子”。就在这条莱斯罗瓦街往南走的右边人行道上，有一座教堂。在这座教堂的一侧，有一个地下室的通风口，其四周的石头上至今还残留着千疮百孔的弹痕。在旁边的墙上还可以看到有一块牌子，牌子上的文字特别提到了加比希克、库比斯等人的名字，当然，这里面也有海德里希的名字。从那以后，因为一段特殊的历史，他们这些人的命运便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我过去曾经有几十次经过了 this 通风口，却从未留意过这些弹痕，也没有注意到这块牌子。

直到有一天，我在这里停下了脚步，于是，我便知道了这里曾经是暗杀事件发生后几位突击伞兵避难的教堂。在随后教堂对外开放的时间里，我和奥蕾丽亚故地重游，我们参观了教堂的地下墓室。

在这个地下室里，什么都有。

六十多年前，在这个地下墓室上演的悲剧，至今依然保留着清晰可辨的印记。从外面看便可以看到地下室通风口的对面，有一条才挖了几米深的隧道，墙面和拱形的天花板上布满了弹痕，还有两扇小木门。地下墓室的里面有些照片，照片上留下了伞兵们的长相。还有一本用捷克语和英语编纂的小册子，上面记载着一个叛徒的名字。还说到一张海报，这张海报上提到了一件雨衣、一个帆布包和一辆自行车。这里确实有一把在关键时刻突然卡壳的斯登冲锋枪。还提到了一些被牵连进去的妇女，提到了种种疏忽和轻率的决定，提到了伦敦、法国，还有外籍军团，有流亡政府，利迪策村庄，还有个名叫瓦尔茨克的年轻警戒者，有辆同样来的不是时候的电车，有一张死亡面具。还提到，不论男女，只要检举揭发，就可以获得一千万克朗的赏赐。还有提到氰化物胶囊、手榴弹以及投掷手榴弹的人，有无线电波发射台以及电码密文，有扭伤的踝骨，还有只能从英国弄到的盘尼西林。整个城市被一个绰号叫“刽子手”的家伙操弄于股掌之间，带有“卐”字形与骷髅标志的旗帜。有为英国工作的德国间谍，有一辆黑色的奔驰车爆了一个轮胎，有个司机，有个刽子手。有一群达官贵人围着一口棺材，有几个警察向几具尸体俯下身去，有惨绝人寰的疯狂报复。伟大与疯狂，脆弱与背叛，勇气与恐惧，希望与忧伤……在这小小几平方米的地下室内饱含了人类所有的激情。这里有战争，有死亡，有被关押到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有惨遭杀戮的家庭，有英勇牺牲的战士，有疯狂的报复，有政治阴谋。其中，尤其提到有个男人既能忘我地拉小提琴，又能娴熟地掌握西洋剑法，还提到了一个从来没有机会从业的锁匠。反抗纳